

## 读《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

宋元

在灿若星河的河南历史名人中,清末的台北知府陈星聚,不是一个显赫人物,因为官阶不高,《清史稿》没有为他立传,公私史乘里有关他的记载也都是鳞爪,语焉不详,因而世人对他知之甚少。但是在台北,在他的家乡河南省临颍县,陈星聚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因他当过官,临颍人都称他为“陈官”,又因为他在台湾当官,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陈村便改名为“台陈村”。陈星聚是清末不可多得的循吏,他为官二十余年,恪守官箴,精忠报国,抵御外侮,垂暮之年,犹为国事奔走,终至积劳成疾,疽发于背,于69岁时病逝于台北知府任上。他洁身自好,淡泊明志,宦囊萧然,两袖清风,所到之处,百姓有口皆碑。但陈星聚官职低微,也没有著作流传,因而,他不为人所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任崇岳先生钩沉发微,从皮藏于台湾的档案文献中爬梳剔抉,几经寒暑,才写成了《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一书,作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201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煌煌30万字的篇幅,叙述了陈星聚多姿多彩的一生。他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33岁时中举,但他运乖时蹇,仕途蹭蹬,同治三年(1864)48岁时才被清廷任命为福建省顺昌县知县,后又调任建安(今福建建瓯)、闽县(今福建闽侯)、仙游、古田县令。在任期间他关心民瘼,兴办学堂,重视农桑,平息械斗,颇受百姓拥戴。闽浙总督左宗棠评价他:“听断缉捕,矢勤矢慎,宽猛协宜,舆情悦服”;钦差大臣沈葆楨称他是“纯儒循吏”;《古田县志》说,他“为政宽严并济,泽下于民”,老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同治十二年(1873)陈星聚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开始了他在台湾的仕宦生涯。卷帙浩繁的《淡新档案》显示,陈星聚在淡水同知任上勘定匪患,改革陋习,严禁赌博,禁宰耕牛,平抑米价,修桥筑堰,秉公断案,桩桩件件,均是百姓所想。他主政淡水近6年,弊绝风清,家给人足,闽浙总督何璟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说他“廉勤率愿,慈爱惠民……循声卓著,舆论翕然。”正是这几句评语打动了光绪,马上擢他为代理台北知府,光绪七年(1881)正式成为台北知府,这年他已65岁。《评传》重笔浓彩勾勒出了陈星聚在台北知府任上所做的两件大事:兴建台北城,抵御外侮。当时台湾尚未设省,归福建管辖,台湾府设于台南,淡水厅办公地点在竹塹,距台南须十几日路程,而政令又统于台湾府,往来不便,特别是莘莘士子赴台湾道考试需13天路程,贫苦之家没有川资,只得放弃考试;百姓打官司须去台湾府,因路途遥远往来奔波,官司未结,已倾家荡产;台湾土特产多出淡北,贩运之人客民从集,矛盾易发,凡此种种,皆须另设与台南府平行的台北府,这一任务便落在了陈星聚肩上。经过仔细勘察论证,陈星聚把城址选定在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田野里。从空旷的田野上凭空矗立起一座城市,自然不是易事,陈星聚夙夜忧勤,殚精竭虑。从光绪八年(1882)破土动工,光绪十年(1884)竣工,历时两年余,终于修起了台北城,如今的台北市就是在陈星聚营建的台北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陈星聚,就不可能有今日美轮美奂的台北市!

台北城刚刚落成,法国侵略者便入侵台湾,攻陷了基隆、澎湖。基隆与台北近在咫尺,基隆陷落,台北危若累卵,68岁的陈星聚不顾羸弱多病之躯,率领绅民守御台北,终于使这座孤城转危为安。可惜天不假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陈星聚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去。台北百姓万人空巷,祭奠这位为他们带来了福祉的首任台北知府,并立了陈公祠。陈星聚逝世已一个半世纪之久,但他那惻隐在抱、为民请命的情怀和抵御外侮、殒身不恤的品格,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因此我愿意向读者推荐本书。

## 陇海大院

王瑞明 郭增磊

陇海大院又叫陇海院,位于郑州窰街寨村西北侧,建于民国2年(1913年)。陇海院是陇东豫海总公司分段修筑陇海铁路时修建的职工住宅以及外国专家办公大院。大院内共建有32栋两层仿西欧式建筑模式的楼群,大门两侧有从总部派来的警察站岗执勤,显示出一派“机关重地”的庄严。

陇海大院内环境优美、时尚,有青砖铺设的一条条甬道,通向一座座小楼,每栋楼房周围都种植有整齐的冬青以及四季长青的松柏翠竹。幢幢典雅的楼房全是西式建筑,木质结构,并用红砖、红瓦或红灰相间的砖瓦搭配。这种建筑样式,在当时是很新潮并独具特色的。大院中央建有陈设豪华、布置典雅,专门用做招待陇海铁路督办和贵宾的套房、会议厅、大小客厅、舞厅、餐厅等,这些豪华、时尚的设施在当时的郑州是独一无二。

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先生曾任陇海铁路工程的顾问工程师,他当年就曾在陇海院内和技术人员研究线路桥梁的修建方案,为陇海大院乃至中国铁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来,陇海大院成为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据说,汪精卫、冯玉祥等人曾到陇海大院议事厅会晤。

新中国成立后,陇海大院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昔日的“机关重地”成为郑州铁路局的老干部宿舍、铁路运输法院等场所。现在,陇海大院为陇海院社区、陇海宾馆的所在地,为铁路职工集中居住的楼房大院。

这种正向的感激的话语,在中文中我们很少表达,原因是,大家觉得是一家人,似乎感激的话太客套了,可我发现如果我们在家忽略了,没养成热情的表达习惯,出门社交的时候也会疏漏,因为它不是我们习惯成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住的酒店背后有一家中餐馆,它成为我们后来在伦敦的小食堂,无论早晚餐,路过就一定要去吃一顿。

餐馆里有个瘦弱的中国小姑娘做服务员,楼上楼下跑得很勤快,礼貌语使用恰当,还特别会关心人。我们一家人在研究地铁路线时,她听见了会主动过来告诉我们最便捷的路线,还会推荐她认为必去的景点。我问她是不是国读书的留学生吗,她答:她是随父母定居此地,父亲在伦

敦做了十年厨师,逢英女王大赦,拿到居留身份,她从小与父母分离,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到父母拿到身份把她接来时,她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我有些替她担心。一个中国小地方的孩子,到英国就读初中二年级,没读两年就要高考了,业余时间还要打工,她能跟上吗?

谁知她笑着说:“英国很好!我刚来时语言不通,这里有专门的老师每天帮我做额外辅导,从最基础的开始帮起,同学专门为我成立互助组帮我补习,都不要钱!刚开始我的确跟不上,可第一学期就拿了一个进步奖!”

“我刚来时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也害怕外国人的,不敢发言。老师同学会一直

鼓励我夸奖我,把我前十几年都没听到的夸奖,一个学期就听完了!”

我看她开朗的笑容,问她:“你觉得高兴吗?”她答:“我来的时候好害怕,也像自己是个乡下孩子,以后肯定也像我妈妈那样做餐馆工。现在不会这样想了。”我问为什么,她答:“我会去考牛津啊!”哇噻,自信爆棚!

我逗她说,你怎么肯定你能考上牛津呢?

她答:“我优秀啊!我现在在拿学校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很少有外国人拿。老师同学们都认为我很优秀。我学业好,社会活动也好,当然考最好的大学啊!”

一个农村的孩子,到英国三年,彻头彻尾改变。我问她:“英国教育与中国教育有什么区

## 连载



别,就你个人体验来说?”

她答得很中肯。

她说:“这里的教育更加人性化、个性化,他们不以成绩论英雄。在中国,每门课学得都很深,到我初中一年级,我数学就跟不上了,总觉得自己数学很

差,慢慢就没有兴趣。老师看你分数不好,也会放弃你。你只有成绩好,才有机会参加那个那个比赛或者辅导班;成绩不好的,老师就不太管了。我来英国以后,发现这里的学业都很简单,我初中的,到这里高中才学,所以我在这里数学算好的!大家都特地把我的优点放大的!同学们有数学问题就问我,老师也表扬,我竟然从前对数学不感兴趣到现在觉得很有兴趣!而且这里的高中,不求深度,求广度,不仅仅学物理、化学、生物,还要学心理学、哲学、运动学、社会学、厨艺、家居设计、缝纫编织等,反正你有兴趣你就去听,不喜欢不必继续学,喜欢了可以加强学,你也就清楚以后你考大学择业的方向了。”

我问:“这边学习很轻松吗?与中国的高中相比?”

她想了想,摇头说:“不轻松,更累。因为老师追得很紧。他们也课时不多,还常常罢工,又有很多假期,但不影响他们的管束。作业不是说听听课就会做的,都是要写paper(论文),做project(项目),得花大量业余时间查资料,组织内容,又花时间又费脑筋。我们经常做作业到深夜的。但并不觉得心理负担,因为每次完成一个独立的学习科目,会很成就感。”

她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还不忘给我们加水端水果。因为客人少,她会很耐心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看着这样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少女,我内心很感慨。

中国的科举制走到今天,家长学校唯分数论,忘记了除了学习以外,健康的人格和存活的能力才是教育的根本。

有个网友的闺女,一等一优秀,考上国外一流大学。孩子上了飞机以后,妈妈哭了,对我说:“我忘记教孩子做饭了。”做饭还是小事,孩子出门就闯祸。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把衣服包括胸罩一股脑放洗衣机里洗,钢圈脱落在洗衣机里把洗衣机搞坏了,同学们几天都不能用洗衣机。她内疚地哭了,怪妈妈没告诉她。

看见这个在英国接受教育后脱胎换骨的女孩,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让中国的素质教育更上一层楼。

(完)

## 母亲的炊烟

王琪

母亲的一生都与炊烟难分难解。看到炊烟,我仿佛就看到了慈祥的母亲。

小时候,炊烟于我是一道四季不变的风景,而于母亲却是一种四季不停的劳作。在母亲心目中,一个有烟火的家,那才算家,才有温饱的生活,才能让人踏实地活着。否则,一进家门,冰锅冷灶,冷冷清清,那样的日子让人惶恐,让人不安。因此,母亲对收拾柴火格外重视,不仅自己见柴就拾,见填坑就扫,而且也时常督促我们拾柴扫填坑。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人们都知道,谁要是和柴火过不去,谁就是和生活过不去,就必然要受到挨饿受冻的惩罚。为了那缕炊烟能够持久地生长在自家的屋檐上,几乎耗尽了母亲一生的心血。母亲常说,一家人要生活,灶膛里要烧的,炕眼里要填的,一顿都不能缺少,不勤快些,日子还怎么过。因此,一年四季母亲总是拾柴不辍,特别是夏秋之季,万物成熟了,草木成柴了,正是收拾柴火的大好时机。那时的母亲不但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割麦、碾场、簸粮食、晒秋田,而且不放过任何拾柴扫填坑的机会,一有空闲,就赶紧拾一捆柴,扫一背篋填坑。我们弟兄也不敢懈怠,散学后,赶紧拿一把铁丝做成耙子,盘桓在村子头顶,久久不愿离去。这幅古拙优雅的山间炊烟图,从年少时起,就一直久久地珍藏在我的心底,至今难以忘怀。

然而,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幅图景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母亲用起了

柴的高潮,那时高粱红了,玉米熟了,高粱秆、玉米秆以及山川里的柴草都成了上好的柴火,用它们来烧火做饭,追炕填坑,不但柴贱,而且火旺,不像麦柴,虽然易燃烧,却没有火力,像叭叭喳喳没内涵的人。因此我们不但要把生产队里分的高粱秆、玉米秆,甚至高粱茬、玉米茬一点不少地拿到家里,而且要到山上拾柴,最好的柴是黄蒿。我总觉得母亲就像那炊烟,柔弱弱弱,清清白白,却又像流水一样坚韧无比,自己扶着自己,穿透迷茫的岁月,努力地向上升腾。

炊烟是有灵性的,它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生活顺畅时,炊烟就丰满,岁月艰难时,炊烟就薄弱。在我的印象中,逢年过节的时候,是炊烟最稠密、最鼎盛的时节,也是母亲最繁忙、最快乐的时候。那些日子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冒着炊烟,袅袅悠悠,如仙女的舞袖,有的乳白,有的灰白,有的青黑,它们在村庄的上空像久别重逢的乡亲那样,或手挽着手漫步,或肩并着肩闲谈,甚至相拥相抱,儿女情长。忽然一阵风来,它们就迅速融为一体,盘桓在村子头顶,久久不愿离去。这幅古拙优雅的山间炊烟图,从年少时起,就一直久久地珍藏在我的心底,至今难以忘怀。

然而,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幅图景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母亲用起了

蜂窝煤,虽然老屋的灶头还在,大口的锅还在,但已经很少用了,落满尘埃。母亲常常默默地端一盆清水,擦擦洗洗,神色黯然。我知道,母亲对炊烟一往情深,心怀感恩,炊烟在她的心中已生了根,看见了炊烟,就看见了踏实的生活,看见了火焰焰的家。然而,我更知道,任谁也无法挡住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再到后来,蜂窝煤炉子也被液化气 and 电磁炉取代了,原来的土木房屋也被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代替了,年轻一代很少再在平房、楼房里盘炕了,炊烟越发得稀薄,越发得稀少。好在母亲还有一席土炕,让她暂时地守住了历史,守住了传统,守住了心。因为这席土炕,母亲到80多岁时,还常在房前屋后扫落叶,铲填坑。人到老年就怕冷,因此母亲的炕除了夏日,总是温温暖暖,舒舒适适。我每次回到家里,总要在母亲的热炕上睡上一觉,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暖、最舒适的地方,只有睡在了母亲的热炕上,心才安然,身才安静,才有真正回到家里的感觉。我知道,总有一天,乡村会被现代化的日子所取代,炊烟也终究会从我的眼前彻底地消失。我更加知道,那一缕缕炊烟,终将会成为我记忆里的一种乡愁,一道风景,一个亲人。

曾经,我在城市的高楼上望不到炊烟。如今,我在老家的院子里也看不见母亲的炊烟了。失去了炊烟,我们还会有别的希望吗?



山云(国画) 李升运

## 春雨赋

程勉学

春雨是有灵性的。

当人们迎着金灿灿的阳光到舞厅到公园去招摇过市,像猩猩样嘻嘻笑着,得意忘形的时候,它会不期而至,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就连最爱闹闹的孩子们亦感到很是腻烦而无奈。然而,对于那些两鬓染霜的老人来说,则是闲居斗室沉思冥想的极好时机。忆念种种人生的坎坷,做人的不易,笑谈儿孙们的乌云密布,仰望窗外似无止期的鸟云细雨,一切的荆棘烦恼这时均已化为洁净的白莲雪。“最难风雨故人来”,阴冷潮湿的天气使人倍感友情的温暖可贵。替从凄风苦雨走来的朋友倒上一杯热茶,便有种“雪中送炭”,与人为善的自豪感。

俗语云:“春雨贵如油”。在那无雨的季节,对春雨的渴望尤为向往迫切。我知道唯有春雨淋过那绿才鲜嫩,草才鲜嫩,我也变得鲜嫩。每当看到遍野的嫩草在风中萌动着掀起一波一波的绿浪时,心中便有种莫名的涌动与感慨。我知道这是绿充满着我的生命充满着我的希望。“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很是可以象征我们立立人间,尝尽辛酸,藐视来日艰难困苦的气概,真好像思乡的游子站在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望着远

单调,可我的眼眸却倏地灿然一亮——这是一群歌舞团撑着红雨伞的少女。那在冷雨中摇曳的红伞,倾泻着红莲般鲜亮的、跳动的火焰,而萌生出一一种夺人心魄的美不可言的穿透力!她们就这么走着,像一朵朵玫瑰云,闪闪亮亮地飘来,又亮亮闪闪地飘入灰蒙蒙的冷雨中。但寒冷与潮湿已从我身上退去。不经意间,竟换来一阵暖烘烘的感觉,一种唤醒人想象的力量,一种土地般延伸的慰藉。

不过,大多数的雨伞不会是少女的红色。现实的伞,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场归来,撑的大都是灰色的伞。擎着雨伞,听那冷雨“哗哗”地打在伞盖上,心想索性再冷些多好,再冷些可将这湿湿的灰雨冻成白爽爽的干雨,六角形的结晶体从高高的空中回旋旋地降落下来,待须眉和肩头尽白时,用手一拂就落了。

细想来,人这一生能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人的额头是水成岩还是火成岩?人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商城路雨巷走了三十多年与记忆等长,每当春雨连绵的日子,我总爱窝在室内里沉思冥想,细细地去梳理整理青春深深的记忆。回首前尘,唏嘘不已,总也难忘那沁人心脾的春雨。